

我的转业之路

2015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这一年，我转业了。十几年来，在和当年入伍时的初衷渐行渐远，曾经里的理想已经触不可及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

在即将离开的日子里，总想写点什么来祭奠我这十几年逝去的青春。很羡慕有的战友在离开之际能写出热情洋溢激情满满的文章，如数家珍般地对自己在部队的工作做了总结。我也回想了一阵子，这些年下来，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了，但对自己从事的事情实在是羞于启齿，不说也罢。但总归得留下点什么，所以还是从我入伍的时候写起吧。

那是 2000 年的夏天，高考刚刚结束。懵懂无知的我根本无暇考虑今后人生的方向，只想着趁现在抓紧时间放松一下，更何况我对自己的高考分数还是很自信的，肯定会有一条光明的出路。现在回想，当时真是幼稚得很，除了一门心思念书，其它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念书考试，从没想过今后的人生、理想、职业规划，这是我的悲哀，更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而我父母对这些事情也一无所知毫无概念，面对这个人生重要选择的时候显得手足无措，只是到处向亲戚朋友老是打听什么专业好，什么大学好。而对于我来说，我相信大学不是我的问题，中国的哪所大学我都能报，问题是学什么专业，然而，对这个我也是大脑一片空白。

那个夏天，白天烈日炎炎，于是只能躲在家里泡电视剧。恰逢一批军事题材的电视剧都在这个时候上映（现在疑心这个是不是有目的的），什么《冲出重围》《预备军官》《红十字方队》等等，很多。年轻人心里看的是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报国从军的壮志雄心一下子被点燃得豪情万丈。分数出来后，667 分，已经够报清华了，但是我早已看好了军中清华 gfkd，和父母一商量，他她们也觉得不错，年轻人就是要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才能成为男子汉，十万分同意我的想法，并且此后多年以我感到自豪和光荣，朋友来家，父母总少不了一句“我儿子在部队里”。填报完志愿的那一刻，我已经幻想着自己穿着英姿飒爽军装，从容不迫地在战场上杀敌报国。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幻想。

大阅兵我也很喜欢看，过去喜欢，现在依然。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似乎又找回了久违的荣誉感和职业认同感，已经很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激情和悸动了。但我很清楚：阅兵是表面的光鲜，这个和在部队的大部分人没有关系。但是我曾经穿过军装，现在我依然自豪。

若干年后，我的孩子在看阅兵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说：你爸也曾经是其中一份子。

拿到 gfkD 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欣喜若狂，我很冷静地收到了书桌里，因为我知道读军校是要吃苦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人生做出了选择，就要勇敢地去面对，选择了部队，就告别了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生活（后来年过三十还没成家，确实是快告别生活了，就差当和尚了）。

没有来得及和同学们告个别，我就离开了家乡，因为提前批提前录取，提前开学。这一走，和有的人再联系上就是十五年后的事情了。

人生的成功并没有唯一标准，关键看是否走对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在踏入社会之前的漫长学生生涯中，要搞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然后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走对了路，然后加上努力拼搏，多少都会有所成就。

8月下旬，我要去长沙报道了，我打算自己一个人过去，但是父母执意要陪我，因为他们想看看这所著名学府是怎么样的。在列车上，我回顾了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这几天周围人的反应，在最初的兴奋和冲动过后，我冷静下来，思索自己的路是否走对。我高中就读的班级是整个县城里实力最强的一个班，里面学霸云集，师资力量也是豪华阵容。一个班 60 人，100%上大学，进 985 的就有十几个，报军校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林昆（分数也相当高，后面我还会提到他），报考了 2P 工程。走的那天，班主任委婉地对我说：“你考的这么高，可惜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我并不以为然，gfkD 也是好学校啊。至于林，当年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学习好，体育优，组织能力强，自打那一年后便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十多年杳无音讯。

送我上车前，我的三叔对我说这么一句话，至今没有忘记：“我不知道你报了军校，考这么高，去读什么军校呢，我们家在部队又没关系，你以后的路怎么办？”。当时听了非常不爽，以至于在几年时间再没有和我三叔说话，现在想来，家里只有我三叔是个明白人。

大学生活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但还是有些经历值得回味。

报道第一天，刚走出长沙站，便看到 kd 的新生接待点，那有一群“红肩章”和数辆绿色的客车。看到留着齐耳短发，身着绿军装的英姿飒爽的漂亮学姐，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和劳累一下子便无影无踪，开始用兴奋且好奇的眼神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模样，现在已经湮没在我的记忆里，大巴车在城市街道上行驶，印象里的长沙市那时候还是很破旧的。

车子从 kd 的南大门驶入，途经著名的跨线桥，然后是 1 号教学楼，3 号教学楼，最后到达学校最北边的宿舍区。这宿舍楼现在已经拆了，给我的印象像是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建筑，筒子楼，墙体下半截涂了绿油漆，每个宿舍里八个人，中间摆桌子，空间很紧凑。我算是最后一个到的，里面有七张陌生的脸。没过多久，我们都成为最好的兄弟，我现在依然会吟唱着小沈阳的《我的好兄弟》然后回想起那段时光。虽然也有过矛盾和摩擦，但是不打不相识，打过之后又是好兄弟，在激情的碰撞中谱写自己的青春。

报道后，就被拉到水房边的一个房间，剃了个近乎光头的平头，大家都穿着一样的衣服，留一样的发型，因此最难的就是记人的名字，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特点。一个队里有一百多号人，有的宿舍离得远的，我到大学毕业都没叫上他的名字。但也有人读大学四年都没交往过的，在毕业离去时抱在一起痛哭，工作之后反而联系很多。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kd 的女生，和所有军校一样，kd 的女生也是稀有品种，军医大学除外。当时入学一百来号人，只有 11 个女生，女生要上军校是很不容易的，分数要高而且还得有门路关系才能进来，当然分数还是最主要的。坛子里如果有 kd 的女生别拍我，刚入学一个队的女生给我的感觉是“丑”，其实并不是人长的不好看，而是被剪了短发，又穿着不合体的军装，臃肿肥大，又不能妆扮，可以说是抹杀了一切女性的特征。高年级后，慢慢有的开始会妆扮自己，也就好看起来。当时觉得研究生学姐特别漂亮，特别有气质，其实人都是同样的，很大程度上读研了，管理松些，开始妆扮自己，并且研究生的军装要比本科生的好看。

不管漂亮的还是丑的，反正最后都嫁出去了。毕竟军校女生是稀有资源，异性相吸人之本性，何况是在那个荷尔蒙过剩的年龄。军训还没结束，有几个面容姣好点的女生就已经有主了。有人会说，军校不是不让谈恋爱吗？当然，本科生谈恋爱是违纪的，但是人性的东西不是纪律就能禁止，情到浓时奋不顾身，几位哥们因此飞蛾扑火，受到处分，到大四毕业都没能入党。现在想想，kd 本科时候的哪那叫谈恋爱啊，比地方大学的学生差远了，无非也就钻钻纪律的空子，周末出去逛逛街，平时晚上一起去图书馆上自习，最多牵手接吻不得了了，还得到没人的地方偷偷摸摸，别被队干看到。如果是在地方高校里，估计早就做爱做的事情了吧。我后来去地方高校读研，班上有好几对情侣都同居一室了，有一对从大一开始就住在外同居了。所以，军校的恋爱和地方大学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然，研究生就宽松多了，在 kd 读过研的都清楚。

kd 的女生几乎个个都是学霸型的，当年毕业时候，只有 3 个女生分配，其余不是保送就是考上了，而且基本都成了女博士。其中有几个还是在欧洲北美拿的博士学位.....在此只能

表示自叹不如啊，差距太大了。kd 女生学习好也是有原因的，比如：公差勤务内务卫生之类的事情几乎都是男生去干，女生们可以去教室上自习，读书的时间比男生多得多；因为是军校的缘故，女生自然会被师兄们多关照，传授学习考试的经验，帮忙辅导功课之类。

因为男多女少的缘故，再加上纪律的敏感性，一直到大学毕业有的女生都没说过一句话，在此深表遗憾。

人有各种欲望，意志薄弱的人容易迷失在各种索求中而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勇敢者并不是不知害怕，而是在害怕时仍然敢去面对。同样，意志坚强者并不是没有欲望，而是在面对诱惑时能控制自己。

读军校，很大程度上是在各种训练和学习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学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反而是次要的，因为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没准根本用不着那些专业。横向比较，kd 的训练其实并不算严，在军校里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了，都是一些常规的项目，比如：队列训练、五公里、游泳什么的，半夜紧急集合也就搞了两三次。这方面还是不好意思在陆军学院野战部队的弟兄们面前提的。但是，kd 的学习压力非常大，课程很紧，而且周围的人都很优秀，考完试还搞排名，竞争压力不说，万一挂科了就很麻烦。挂科了不但感觉没面子，在众学霸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且搞不好还有留级退学的危险。

说到学习压力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学习时间太少了。如果是地方大学，很自由，除了上课，其余大把时间用来学习，如果不想学习的，去谈恋爱打球打游戏睡觉的大有人在。但在军校里，除了正常上课之外，公差勤务内务卫生队列训练体能训练要占用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学习时间被压缩得一点不剩，只能利用晚上熄灯后的时间在学习室里加班写作业。约莫只有在快期末考试的时候才会稍微空闲点，能有些自己的时间上自习看书什么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倔强成长起来的才是真正的学霸，不然只能被无情地碾碎、淘汰。

大一快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位哥们因为适应不了 kd 的学习节奏，挂好几门课，最后被退学遣返回家。此情此景，真是历历在目，绝对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从此没人敢松懈，豁出命去学。当然，有的怎么学都考不及格的例外，那没办法了。

刚才提到的那个哥们，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但是下面这位绝对是故意退学的。这位兄弟绝对是个天才，同样高分入学，所不同的是我读得很苦逼，而人家很轻松就进来了。要不是误入歧途，估计国内的高校未必他能看得上。大一还老实读了一年，成绩斐然，大二开始就放纵吊儿郎当了，不假外出，夜不归宿，网吧包宿，多番教育无效，最后整学期课程

全挂，考试就写个名字就交卷了。于是成功如愿以偿退学回了家。

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想不开，吃不了苦，没出息。作为朋友，我还找他谈了好几次话，劝他迷途知返，然而他三缄其口，不知有什么想法，总之就是想退学。现在看来，这位真是个聪明人，不仅读书好而且有远见，不但会拉车而且还看路。一年后得知他进了中科大，我工作后又听说他出国了。再度联系上的时候已经是 2013 年，在德国 maxplanck 研究所做博士后。于是，我在想，当初怎么不是他做我的思想工作？

事过境迁，大学时的许多回忆已湮没在我的记忆里。往事就像一块块残片，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有的只是一个个片段，而回忆的过程正是将这些片段一个个串起。回望过去，蓦然发现当年的自己也曾如此上进过，我不禁怀疑起来，我脑海中的回忆还是真实的我吗，或者说现在这个我还是我吗？《致青春》里说，我们终究会变成自己曾讨厌的那种人，一年两年的变化或许不明显，但是回首十几年的时光，发现时间两端的我近乎判若两人。

刚入学的我，自然对周围的环境和事情保持有一种新鲜和兴奋，高中的生活毕竟还是过于封闭。在听到有的人吃不了苦要退学，有的人在训练场上晕倒，有的人故意装病逃训练，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坚强地挺过来。新生入学训练，教官不是科大的，是从野战部队请过来的。因为科大的教官和学长对学员过于仁慈，缺乏血性和匪气。我至今记得那位 jn 军区来的教官，身材高大魁梧，满脸横肉，孔武有力，嗓门粗大，一直给我们灌输“新兵不是人”的理念。动作稍有不到位，他和几个手下便对我们肚子、屁股一脚踢过来。我屁股也挨过一脚，当场就往前摔下去，有一位河南的弟兄（这位后来读到博士，留校了）被整趴下后，直接当场就飚泪了。那位教官和他的训练方式让我想起了日本漫画《魁！男塾》里的情节，颇有斯巴达式的味道。好歹时间不长，大队长和政委看不下去了，不过我是挺过来了，而且表现不错，下面就被选入了标兵队里。

标兵队的训练更苦更累，其他人训练一会可以休息，我们没有休息，炎炎烈日，汗流浹背，身上衣服上全是白色的。不过辛苦终究有回报，在新生入学训练结束后，我们标兵队的全都任命为班长和副班长，我自然就成为所在班的班长了。有人问，凭什么我当班长，那是因为我吃的苦多点，表现更好点。

总之，进入大学的起点表现还是不错的。

年轻时吃点苦没什么，但关键不能吃没价值的苦。这话很对，很多人进部队，其实没什么远大的想法和抱负，只是很简单地认为，进部队锻炼一下。只是这不仅仅是锻炼一下，而

是用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做了赌注，因为未来很难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关于大学的生活，我不想说太多，毕竟主题是“转业”，前面只是铺垫而已。只是回忆起来，情不能自禁，不知不觉就码上许多字，但回忆还是点到为止。

大学就是那个你自己能骂上一千遍，但是绝不容许别人骂上一句的地方。在 kd 时也有诸多抱怨，这里不好那里不爽什么的，尤其是三区队长和我关系不错，天天拉着我骂娘，说什么悔死了啥的，此人有点偏激。其实后来工作了更有感触，凭心而论，kd 在部队里还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环境，只要你够努力，够聪明，学习好，还是很有发展机会的，至少读研读博这条路可以走下去，但是毕业分配这种事情就要一些个人能力之外的因素了。

工作这些年听说不少也见了不少 kd 的博士毕业后分配到不理想的地方，然后就废掉了。

固然，自己个人努力很重要，博士学位的取得说明学业生涯的成功，但是事业上的成功还是要看毕业后的发展平台，单位很关键。两个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差不多，一个留校，一个分配基层，只需要两三年两个人的发展便天差地别。五年后一个可能已经是副教授了，另一个可能已经成了废材。十年后一个可能是教授了，成为学术上独当一面的小牛，另一个可能已经转业了，幸运点的话。

前些年到南京的“临汾旅”考察，旅政委发牢骚：“现在军校毕业的学员素质不行，不好用，来了不好好做事，总想着拉关系往上爬，闹转业”。还有“现在部队里需要什么样的人，军校根本不知道”，“我们部队需要的是能打仗，懂指挥，口才好会演讲，体能好带训练的人”。

在此，我想说不是军校培养的问题，如果需要这样的人才，指挥专业的学生绝对可以胜任，问题在于军校里的分配制度。军校毕业分配完全是看关系，和学习好坏专业能力没有关系，甚至和学历也没啥关系。毕业分配时得找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到人关系到位米到位了就到好单位；如果是屌丝，没钱没关系没门路，那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带宰羔羊听天由命吧。这种分配体制下，自然会产生不合适的人分到了不合适的岗位上的情况，既然专业、性格、个人素质不合适，自然很难胜任工作，这点对个人发展和单位发展都没有好处。军校毕业分配最好是借鉴市场机制，让合适的人到合适的岗位上去，实现人力资源分布最优化。今年毕业的学员开始按新的方式分配了，希望是一个好的开端，只可惜自己当年没遇到这政策。

人的成熟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经历，经历得多了，也就明白了事理，参透了人生。大学四年，说起来很长，经历完以后发现大学是人生中短暂的一瞬，像做梦一样，梦醒了也就结束了，毕业后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记得刚入学的时候，一位领导对我们说，kd 搞的是精英教育。工作多年后才明白过来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所谓“精英教育”并不是把 kd 的每个人培养成精英，而是在这个环境中你只有成为精英才能有前途，如果没能成为精英，那只有被无情地抛弃。而被抛弃那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很优秀的，换做在地方大学或许有更多的选择，然而现在必须面临未知的命运。这或许就是当年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意味着要牺牲，牺牲并不一定是付出生命，也可以是其它，比如前途和命运。

转眼到了大四，窃以为自己这几年的努力学习还是有所收获的：所有课程都高分通过，没有一门挂科；全国大学生数模二等奖；连续三年评为优秀学员；课程总分排专业第八；发表学术论文一篇，此外还有若干不值一提的小奖。这个条件，按往年的情况我足以保研，因此考研我是没准备的，更不屑于去参加考验辅导班。那时候已经忙着开始联系导师，接手课题进行研究，课题还选的比较深，不仅仅是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生阶段也准备继续做下去。教导员也同意我们几个人没事多去实验室，队里有的活动就不必参加了。可惜好景不长，就在保研名单快公布前，有几位仁兄不知道怎么操作的，综合总分一下子就超过了我，其中一位哥们，在一周之内发表了三篇论文，内容涉及农业、环保、化工等领域。自然，保研是没我的份了，此时已经临近十月底，不得已匆忙开始准备考研。这事情搞得我措手不及，看书也是心烦意乱，考试结果自然名落孙山。其实，国家线还是上了的，只不过 kd 对本校学员的分数线实在是高，这点相信 kd 毕业的坛友都清楚。kd 又不能调剂，保留资格的线也很高，考不上只能拉倒，等待我的就是毕业分配了。

都说分配得找关系，那是对有关系可找的人说的，对于没关系的人只能等待，最多去找队干谈谈心，汇报一下想法。

在毕业分配这种事面前，个人的努力和成绩已经微不足道，关系和门路就显得更重要，说不好听的就是靠“拼爹”。有一山西兄弟的父亲在几个月内北京就回来飞了好几趟，一内蒙兄弟的父亲和舅舅干脆来 kd 住了一段时间，甚至有关系硬的，毕业前已经去单位报到了。我父亲对我的未来和去向也是忧心忡忡，但又无能为力，我安慰父亲说，别太担心，不管怎样我都有个工作有份工资。

其实关系还是找了的，但这种人托人，托了几手的关系有多可靠可想而知，大学四年省

下的学费这个时候也差不多都出去了。终究找的人没帮上什么忙，到最后连电话都不接了，我是早不抱希望，只是等待着毕业那天的到来。

最终，我被分配到了北方的一个三线小城市，说是小城市，其实也是个地级市了。为了保密和隐私，我不便写得太具体，这个某军区下属的一个基地，听名称像是个技术单位，但实际上从事的事情和技术没啥关系。

到这个单位，似乎 kd 毕业生的身份并没给我带来什么荣耀，相反领导似乎还有点偏见。记得刚报到的时候，单位副政委找我们新报到的干部谈话，其中特别指出：“你们科大的以后都是要转业的，都干不长久”。对刚参加工作的我，听着特别不是滋味。领导还说，“怎么安排了什么硕士博士过来？尽是些没用的”。

这个城市离我家乡一千多公里地，而且交通极不方便，火车加转车要一天多的时间。经济发展在当地都算是滞后的，这个地方的人只要出去稍微读了点书的都不会回来工作，说是地级市，其实整个城市面貌和经济发展跟东部的小县城也差不多。

这个单位说起来像是个技术单位，其实承担的任务没什么技术性，主要是负责战士培训、进修、训练之类，下属有几个营团级单位，但又不是野战部队。每年的培训任务也不多，就那么几个月，总之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部门。

同一年工作的有 28 人，有军校毕业的，有国防生，有调动来的，也有地方大学直接入伍的，学历层次覆盖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几年下来，混得比较好的是大专和本科这个层次的，硕士博士扫了几年马路都闹转业去了。我报到后安排在基地的一个类似修理所的科室，就是看看设备，维护机器什么的，在这个单位属于很不重要的边缘化的部门，科室里总共 7 个人，我到那里属于技术干部，挂文职。刚去该科室报到的时候，科室主任（技术八）看了我一眼，就说这里事情很多，都是杂事，要有耐心安心好好干。然后让我去把仓库的堆积了几年的报纸分类整理出来。整理好后，让我把仓库和走道打扫了一遍。

单位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工作的干部不管什么专业学历，统一先下基层锻炼。于是，我们 28 人报完到后，全部送到一个偏远的下属训练大队，远离市区，甚至周围几里都没有人烟。那里高墙大院、铁丝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所监狱。我们在那里实习锻炼似乎也没什么正儿八经的事情，就是和战士一起吃住。每天早上一起扫马路，然后一起跑步训练，一起政治学习写笔记，晚上一起看新闻联播，一起熄灯睡觉，除非特殊情况严禁外出。

时间长了，和战士们混熟了，发现他们还是很势利的。比如我们 28 人里面有的是安排在政治部的，有在营房科的，有财务科的，战士们对他们就客气很多，一口一声“首长”。但对我们分到技术部门的就很不怎么样了，直呼其名大呼小叫的，晚上我们几个技术干部睡一屋，连电风扇都没有，去找人要也不给。但是行政岗位的几个待遇明显好得多，有的士官还会送点水果过去，套近乎拉关系。

在基层锻炼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地，发现有人收拾包裹走了。一打听，才知道回基地了。于是其余人也呆不住了，开始打听啥时候能回去。这里的日子简直就像坐牢一般，时间长了人都变呆了。有一件事情蛮可笑，一位安排当技术员的哥们，早晨在草地上打了一套太极拳，结果被战士们当做是练某功，扭送到领导面前，差点被处分，闹半天才搞清楚是太极拳。

等待了大半年后，一起下来的人走了好几个了，其余的人也弄不清楚为啥有的人能走，自己还走不了，打电话问就说还要再锻炼锻炼。最受不了的两个博士，转业的心都有了。后来我才明白，要去找人才能回去，不找关系不花米的就一直锻炼下去吧。其中一个博士“锻炼”了一年半，想办法复员走了，另一个博士，找了关系，但是米没到位，也呆了一年半才调回去。忘了说了，一个博士是西安交大的，一个也是 kd 的。

我也折腾了约莫一年的光景，终于回去了。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人和人的关系还是很快能熟悉起来的。期间认识了几个兄弟：黄俊、至林和阿君，不过他们比我早些时候就回去了。

随着了解的深入，发现这个黄俊还真是个牛人。他就是本地人，毕业于本地一所三本学院，父亲是当地某局的局长，母亲做房地产生意，姑姑也是一个局的处长，一家官商。我好奇问他，家境这么显赫，为啥还入伍吃苦来了。他说，进来混个干部身份然后有机会就转业吧。诚如他所言，回单位后几乎再没看到过他，只是偶尔露个面，比如发服装劳保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开着辆 passat 进来，把东西往后备箱一放，然后轰起油门走人，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深藏功与名。但是人家调级调衔从不耽误，不但不耽误，而且还能提前。总之，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说他老丈人是某集团的老总，有说他在外也开公司了，在部队这个就是兼职，什么什么的，让人不得不感慨万千。

至林倒不是本地人，但是貌似在当地有不少亲戚，常看到叔叔、伯父什么人过来部队里看他，他爸过来总会开辆 GL8，里面装满了东西，等回去的时候车子就空了。当年就批准他考研，然后第二年就读研去了，在外头潇洒了好几年，再次见他的时候已经是 2008 年，北京奥运正举办得如火如荼的季节里。在回来的那个夏天，他评上了中级职称，调了级，胸前

比我多挂一排，从此见面是路人。

当时和我混得比较熟的还有阿君，住在我隔壁宿舍，我们下班后没事会拿出电脑打上一局 CS、魔兽什么的，打完然后一起去食堂吃饭。现在仍然会回忆起那段时光，在那个封闭且枯燥的环境里，很难有这样的场景能让我此后再度回忆起。这样的日子约莫过了两年，突然有一天，阿君告诉我他要换宿舍了，因为调进了机关，可以住进套房，就不在单身宿舍里住了。套房条件还不错，两室一厅，住两个人，有厨房有卫生间，说实话我打心眼里为兄弟感到高兴，也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后来，去了机关的阿君和我逐渐保持了距离，两个人渐行渐远，去机关找他时候也和我打起了官腔，说“你们下面总是怎么怎样，这让我们上面工作不好做，你知道吗？”什么的。近些年下来，我也没再找过他了，只是路上碰到会远远打个招呼。

我所供职的部门，名字叫“**装备发展研究室”，听上去相当牛逼，科技含量十足，高精尖部门。其实这个部门是绝对名不副实的。

所在部门编制 8 人，实际包括我共 7 人。室主任 40 多岁，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嘴角边总叼着根香烟，嘴巴一张便露出两排古铜色的牙齿，然后说的每句话前面必定加上“他妈的”“怎么样怎么样。后来知道，室主任大专毕业，后来自考了本科，目前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了十五年。他当年进来的时候大专可是高学历，后来自己又努力学习自考取得本科，还打算进一步读个在职硕，不知是单位没有批准还是自己没考上，没有读成，慢慢地年龄大了也就放弃了。

室副主任是个 30 出头的年青人，毕业于本地一所二本学院，现在正在职攻读硕士，据说他本来可以报考脱产全日制硕士，但是一脱产副主任的位子就没了，所以读了个在职的。

和我一办公室的还有个叫董翔年青人，年龄比我大个三、四岁的样子，戴付眼镜，文质彬彬，说话细声细气的，举手投足间必捏兰花指，初次见面时我不禁菊花一紧，后来相处时间长了习惯了也就好了。5 年后，他因为搞同性恋被单位复员处理了。走的时候，室主任眼圈红红的。

还有一位大姐，说是大姐，其实也就 32 岁，刚生完娃，请假在家，所以几乎没啥接触，偶尔见了一两面，以后也没怎么见她上班。

还有一位大哥，三十多岁，姓朱，自称和朱元璋有血缘关系，不怎么卖主任的帐，有事

情使唤不动他，室主任对他意见很大，但又无可奈何。两年后，这位哥就转业走了，走的时候大约 35、6 岁，还是个光棍。大概是因为单位地处偏僻，又不太自由，不便接触女青年，他自己眼光又颇高，无奈只能单身了，其实是个有才学之人。

下面说说每天工作要做的事情吧。一开始也被这个名称唬住了，想想自己 kd 毕业的，这个部门还挺对口，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基地里叫什么研究室，什么技术中心的部门很多，都没人愿意去，或者有被分配过去的，都在想办法攀关系调离这类部门。

每天要做的事情大约就是把放机器的门打开，让实习的战士进去倒腾，等战士弄完后，你再去把里面卫生搞搞干净，然后关门。隔一段时间，机器要保养，其实就是清洗机器，上点油什么的。这批机器大约用了十余年的光景，上面的铭牌上刻的最新的九几年，老的有八几年的。每年也就几个月时间需要这样，其他时候会安排给战士们上上辅导课什么的，都是高中文化层次的内容。

这是主要业务，就这些了。

还有很多次要的工作内容。比如，每天要打扫办公室卫生，物品按规定摆放到位，窗户要擦拭干净，地板要用洗衣粉拖洗，高标准严要求；室内卫生弄完了，还有室外卫生，冬天每天的雪是要扫干净的；还有机器房的卫生，就算没有开放使用，每天也是要搞的；办公楼门前的草是经常要拔的；每天下午的政治学习是要参加的，要做好笔记，定期检查；晚上经常加班，主要是学习机器装备维护条例，每天晚上都要背诵，不定期要考核。

这些都还是常规的，如若碰到有领导下来视察，搞卫生更是变本加厉，从早上到晚上，各种清洁工具齐上阵，我们是专业的家政清洁队。

这么多年下来，我的工作就是这些，信不信由你。

一开头我说的的工作实在羞于启齿，其实这多年下来就干了这个。

有人会说，工作似乎也挺清闲，又不像野战部队天天训练，为什么不自己学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呢？其实是有学习的，自己在办公室里没事时候也偷偷看看书，一开始学英语，后来学计算机，再后来又看了法律，总之很盲目。这种封闭环境里和外界脱节的条件下，也就只能自己瞎学学了，学了有多大用，天知道。为啥要偷偷学呢，这个不能让室主任看到，他看到你在学习了，就会给你加派任务，比如说，去把仓库整理整理，或者去把机器擦一擦之类。

我也动过考研的念头，在工作了三年后，我开始偷偷复习准备考研。有一回，室主任把我喊去，问我想不想考研，还说：“你们年轻人不读研是不行的，我是老了，不要紧”。把我感动得一抽一抽的。我说：“我想读研呢，今年想报名”。室主任脸色慢慢就变了。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态，可能是一种试探？反正后来我在办公室里看书，他就给我加派事情，都是一些民工活。再后来，我不敢再办公室里看书了，只能下班后，回宿舍里晚上加班复习，每天看到1点多。

好在单位的政委知道这事情后，他说，年轻人上进是好事，要支持，还鼓励我努力复习争取能考上。有了政委表态，室主任态度就放松多了。这件事情，我这辈子都会很感激这位政委，毕竟给了我一个发展的机会。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对我却是改变命运的大事。

同样是干部，地位有可能天差地别。比如研究室技术室的技术干部在这单位里就是二等公民，地位比行政干部低上一大截。行政干部可以住套房，可以申请派车，但是搞技术的就住在单身宿舍楼里，要用车子只有室主任才有资格申请。地位差别的背后其实是很现实的问题的反映，技术干部成天忙的干的那些事情，说不好听点和农民工有多大差别？无非多了一层皮而已。行政干部多少都有管点实际的事务，手里或多或少会有些权力；领导岗位基本全都是行政干部提上去的，从没有哪个技术干部提拔当领导的，搞技术的干到室主任这个级别也到头了，混个几年差不多就该转业了。因此，技术干部既没权力又没前途，地位低下也是很自然的了。难怪当年一起工作的伙伴，有的找了关系混入机关行政岗位后，腰板都硬起来了，立马同原来的小伙伴们划清界限，保持距离。

干的时间长了，慢慢感觉到这个单位的氛围非常缺乏人情味，大家同事之间关系都形同路人，更别提什么战友情了。人和人之间都提防着，除了工作之外，相互不多说一句话，因为有的话说了用不了半天就能传到领导耳朵里，用不了一天，周围同事都知道了。大家都各忙各的，做自己的事情，做完了就下班，即便主动找别人搭话对方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慢慢地，我也不说话了，上班就忙自己的事情，别人有事来找我问我什么的，我得先留个心眼，看他说什么，我就回什么，绝不多说一句，免得言多必失。

其实工作后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前途和发展，更不是说有多苦多累，而是结婚成家的问题。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虽然没急着就要结婚成家，但还是想能找到个心仪的女孩谈恋爱的，毕竟二十四、五岁的人了，连初恋都还没有过，确实有点遗憾。都说军人好找对象，很多女

孩子都喜欢军人什么的，传言或许是真的，总之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女孩。而且，我看单位大部分同事找的对象条件都很差，什么学历、家境之类的就不提了，那简直是奢侈品，连相貌稍微过得去的都不多见，而且很多都没有工作，随军后就住在营区里，天天在家洗衣做饭带娃。我曾经和一位同事聊起过这个问题，他说找对象就别挑了，能有个女孩愿意嫁给你就不错了，不乐意的话就打光棍吧，像那个朱兄弟一样。

我估计可能很多部队的兄弟都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单位在市区里的可能还好点。

随着年龄逼近 30 岁，我也踏上了漫漫相亲之路。我对找对象其实是有要求的，我不愿意为了结婚而随便凑合凑合。我虽然不追求相貌一定要有多漂亮，但是总得自己能接受吧，学历和工作也要相当，才有共同语言，这才是生活，否则就只是凑合过过日子。

很遗憾，我最终发现我的那些要求都是奢侈品。

我是不配享用奢侈品的。

记得有一回，一个同事给我介绍个菜市场卖鱼的女孩子，离过一次婚，是他的什么亲戚。我想了想觉得似有不妥，刚想拒绝，结果被同事数落了一顿：“省省吧，你都快 30 了，挑什么挑，人家虽然离过婚但是年龄比你小”，“是我亲戚人家才答应同你见面的”。没办法，硬着头皮去见面了，对方问我在当地买房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但是可以买”，然后看她脸色就暗下去了。后来同事转告我，人家没看上我。

相亲失败的打击是巨大的。

后来慢慢也灰心了，父母也很着急，在老家那给我张罗，找到一个女孩，人家一了解，我在 1500 多公里之外，立马拒绝，电话都不接。

冷静下来，我自己慢慢分析了原因。有两点：一是部队的环境太封闭，和外界脱节，根本没机会接触认识女孩子，只能靠周围同事介绍，而周围同事的生活圈子也和我差不多；二是远离家乡，周围一点人脉关系都没有，亲戚朋友同学一个没有，出了部队大门谁都不认识。

缘分未到，就别强求，顺其自然吧。

在朋友志林取得硕士学位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时候，在北京奥运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季

节里，我终于也考上了研究生，给我日渐灰暗的人生带来了一抹色彩。读研是我工作这几年一直未了的夙愿，是大学毕业时得而复失的东西，是我人生继续前行的动力和希望。

我考上的是交通大学，大学所在的城市离我工作的城市不算远，火车也就一个多小时，在去大学报到的路上，我思绪万千感慨良多，这一年走过来有太多太多的不容易，一切只为了心中的那个曾经的梦想。

因为我没有任何关系门路，搞不到强军计划指标，本单位里该计划是要找关系花米才能弄到的，我只能报考全国统考。考全国统考的难度可想而知，尤其对一个工作的人来说。白天有太多的杂事要去做，有时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消磨时间，我也不敢公开看书。偶尔几次被室主任撞见我在办公室复习，他的眼神顿时就变得怪怪的，睥睨我一会后必定会安排一些“工作”让我完成，而且他花几秒钟动动嘴皮子，我就得忙活上大半天。这或许是觊觎我有这个考研的机会，我怀疑。不论怎样，我便不敢在办公室里看书了，只能下班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复习，每天晚上我宿舍的灯总是单干楼最后一个熄灭的。

因为晚上加班的缘故，白天精神总会有一些不好，上班时眼神迷离哈欠连连也难免，如果室主任看到了，便会安排我干一些比较“提神”的“工作”，比如爬到高处擦拭窗户天花板什么的，清洗空调室外机什么的，干干就清醒了。

有时候心烦意乱得无法看下去书的时候，便会晚上一个人到楼下的草地上坐坐，那会真心羡慕还在大学里读书的学生，想考研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复习，从早到晚的看书，没有任何烦扰，如果我的学生时代还能重来，我要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复习计划。

因为复习时间很紧，看书的时间不多，所以复习资料也不敢多买，比如：数学我就买了一本李永乐的《数学复习全书》和一套真题试卷；政治也就买了一本《复习指南》和模拟题，政治没买真题，没多大用处；英语的书多点，有词汇书、阅读理解、写作、完形填空、真题什么的。这些书在考试前正好全部都看完了，其实感觉自己复习得还不是很到位，但只能到这样了。终归最后成绩出来不负我这半年的努力，数学一 128 英语 57 政治 70 专业 126，在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我真想跪下来大哭一场。

军校的大学生涯终归会留有遗憾，我也不例外。大学四年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四年，离开了父母的束缚和管教，还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复杂社会的烦扰，可以在单纯的象牙塔中谱写自己的青春之歌，这是用青春作词，用激情谱曲的人生交响乐，在大学这个音乐厅里演奏，在大学里的每个人都是乐团的一员。什么是大学生活？我想列举一些关键词可以说明：

学业、社团、恋爱、游戏、球场和 KTV，缺失了任何一项，大学生活都显得那么不完美。青春不是用来挥霍的，而是用来享有的，只有在大学才可以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在匆忙结束大学时代后，我的青春还没开始就已经戛然而止，我想通过重回大学校园来找回我未曾拥有的青春，但失去了就是失去了，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找回。

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兴奋的我无暇细想在这个单位里读研对我来说有没有意义，只是想尽快地先感受一下真正大学的氛围。读研那两年真是我这 15 年来最轻松快乐的日子，昔日的压抑和阴霾一扫而光，我似乎又找回了当年大学里那个积极上进的我，我只想抓紧每一刻时光用来学习，每天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和实验室，学习使人充实。并且，在这里我还将遇到我今后的妻子。

如果说大学四年像一场梦，则研究生的两年就像是一瞬间，眼睛一张一闭过去了。说真心话，我觉得读研虽然仅仅两年，但是学到的东西比我大学四年都多，确实地方大学让我感受到和军校不一样的学术氛围。学校里经常有各种讲座和学术研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这点是军校很难有的，当然军校里头 kd 在这点上做的还算不错了，只是没有一个开放的环境让大家都能参与。

读研期间，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项，发表学术论文 4 篇，导师强烈要求我继续跟她读博，好将课题继续研究下去。于是，我回单位向组织提出考博申请，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果然如我所料，政治干事给我回话说，本单位严禁考博，从今年开始以后都不容许考博了，本单位又不需要博士。

没办法，只能给导师说我得先回单位了，然后有机会一定争取来读博，在导师不舍的目光中，我从交大毕业了。

虽然读研学了很多东西，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我很清楚回单位后这一切用目前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三个字“然并卵”。

顺便提一下，10 年底我回单位上班，与此同时，志林读博士去了。

回单位上班那天，去向室主任报到，室主任用他那一如既往的皮笑肉不笑的眼神睥睨了我一下，然后目光转向它处，望着远方，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对我说的几句话我一辈子也难以忘记，大概意思就是，你再怎么蹦跶有卵用，最后不是又回我手里来了吗。

我不在岗的两年时间里，科室的人员发生了一些变动，有人转业，有人复员，也有新人来了。新来的同志叫邹剑，个子不高，虽然年龄比我小几岁，但是面相老成，举手投足间让人感觉很世故很圆滑。经常几句话就能忽悠得主任乐呵呵的，直夸：小邹不错，小邹不错。

后来接触了一阵子，感觉他人并不坏，也乐于助人，就是待人不够真诚，喜欢打小报告。后来还听说他还是有点“本事”的，不然室主任也不会把他要来。

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室主任专门对我说，小万啊，你出去读书了，业务也都生疏了，以后要多向人家小邹学习学习，虚心点。

后来我才发现，这位小邹的过人之处是“赌技”。

因为脱产外出读研两年半，在这段时间内单位不算我工作，没有给我正常调级，因此到11年我还是正连职，职称自然也不给评了，说是我工作年限不够，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读研这步选择的正确性。

读研两年半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我回来后，感觉单位的环境和人还是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

黄俊，好几年没看到他了，就是原来在单位时候也不常见，没想到我回单位后的某天竟然看到他了，而且还穿着军装，肩膀上赫然扛着两毛一，就在那年12月，他晋级正营职。我看着自己胸前仅有的一排资历章，我想我们是同一年参加工作的吗？他开的车也由几年前的passat升级为CC，据传言他已经当爸了，和老婆、娃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住进新买的别墅里。

人生的差距有时候就是从物质上体现出来的，而且这种差距还会越来越大。人不能没有精神，但是离开了物质去谈精神，那就是空谈，就是乌托邦，别人不会因为精神而去崇敬你，但是绝对会因为物质而仰慕你，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一个现实的社会。

我突然意识到研究生毕业的我，其实一无所有。

于是我开始很“没出息”地怀念起自己的家乡，想念我的父母。望着父母日渐老去的身影，蹒跚的步伐和日渐增多的皱纹，作为家里的独子，远在千里之外的我却不能守在他她们身边尽孝。我想当时如果自己不会读书没啥出息，就留在老家县城里工作，或许，日子都会

过得比现在好点。

一般来说，在部队单位工作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但是我的单位却是本地人居多，本市的人占一半左右，本省的人估计就有 80% 多，外地人很少，平均起来每个科室就一、二个。其实，每年分配过来的干部全国各地的都有，大概是因为地理位置不怎样的缘故，有的南方人不适应北方寒冷干燥的气候，外地人大多留不住，干个几年后几乎都会离开。古诗有云：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离玉门关也不算远了。

室主任也是这样看我的，总觉得我总有一天肯定会离开，所以也没有要培养我的意思。即便就是培养了，又能怎么样呢，这个科室的主要业务其实只需要二、三个人就差不多可以胜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保留有这么一个部门，或许是为了安排一个主任的位置吧。科室里七八个人，其实真正干活的就是两三人，其余的人要么不上班要么露个脸后便不知所踪。剩下干活的那两三个人就有得累了，成天擦机器搞卫生、搞卫生擦机器。

其实这个单位里这样的部门还不少。或许真是为了能多有几个“官位”能安排一些老同志，不然完全可以把一些业务相近、职能雷同的科室合并，把人员精简。

研究生毕业回来后，所干的事情还是一如既往地 boring，和读研前一模一样。总结起来就是：上午搞卫生，下午学政治，晚上背条令。如果上午没搞办公室卫生，那就是在搞机器房的卫生。看上去似乎就没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经常加班加点地搞，好像真的有那么有价值的事情做似的。加班做些什么呢？比如把政治学习材料抄两遍、三遍；比如背诵条令条例；比如整材料……记得有一回，连续加班一个星期，从早到晚，就是整理机器设备的维护管理使用资料还有给战士辅导培训的教案，整理好后要打印出来，呈给领导审阅。折腾一个星期，一千多页纸，搞出来呈上去后，领导一句话：“重弄”，我们都傻眼了。

在波澜不惊一潭死水的生活里，偶尔也会出现一朵浪花。正当我日复一日地忙活着枯燥乏味的工作的时候，科室里又来了一位新人。这位新同志叫陈进，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博士，导师 PeterHans 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博士期间就发表 science，什么 SCI 影响因子低点的人家根本不考虑，说发表了会没面子，有辱师门。我至今不明白这么一个神人怎么会陨落到这里来了，总之，他还是来了。报到那天，陈博士问室主任，说有没有什么科研课题做，现在科室里在做什么项目，他可以很快接手，还说自己发表了很多论文？……室主任瞅了他一眼，然后说“去把仓库扫一扫”。

于是这位哥在这里干了三个月的清洁工，临近年底的时候打报告要复员，领导告诉他，

博士是人才，部队是不可能放的，好好干工作，别琢磨这没用的。别看他是个博士，分过来后，也住在单身宿舍楼里，就在我楼上。估计是随时想走人的缘故，房间里除了制式床和桌椅，其它电器和家具都没有添置，进去后衣物箱子什么的就堆在地上，还有一些英文德文封面的书放在桌上，全部家当就这些东西，给人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我将自己用旧的一台风扇送给了他。

不过他父亲终究通过家里的各种关系找到了上面的领导，年底他打报告，我们都觉得这是毫无希望的事情，没想到居然批下来了，这哥们多少还有点幸运。后来听说他又回了德国，在慕尼黑大学做博后，博后做完后又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工作，再后来就不知道了，似乎他也不愿意多和我们联系。

阿君，昔日的好友铁哥们，自打去了机关后便很少遇见他。据说他父亲攀上了参谋长的关系，所以当时得以调进机关，几年下来混的是一个风生水起，大概是因为机关太繁忙的缘故，也没有时间下来看看兄弟们了。有一日在食堂门口遇见他，正潇洒地掏出车钥匙，春风得意地朝一辆 audiQ5 大步踱过去，尽显成功男士风范。我朝他招了招手，说“哥们，好久不见啊，最近忙什么呢？”，他坐在驾驶座上，朝我下颌微微一扬，算是回应，然后便扭头向前，发动汽车，汽车从我身边驶过，溅起我一裤腿泥水。阿君可以不理我，但是我不能不理他。因为他现在正负责着设备添置审批、项目申报和经费管理等事务，位高权重，我们科室主任见到他都得敬他三分。

我有时在想，工作之后还能不能有真正的友谊？应该还是有的，只是很难得，因为会掺杂有太多的利益关系，糅合了利益的关系或许就不成再称为是友谊，可能只是一种利益关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而真正的朋友是不应该受利益的影响的。或许，同事原本就不适合当成朋友，更应该是一种既要亲近又要提防的关系。

干得时间长了，发现单位里不同部门的氛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我所在科室，办公气氛就非常沉闷、压抑，大家都各忙各的，彼此之间很少有工作之外的沟通和交流，大家只是都穿着军装，都在一个部门而已，除此之外形同陌路，就更别提工作之外的私人时间里会有什么沟通和交流了。刚进入这里工作时，我曾刻意地对每个人表示出善意和友好，但是似乎每个人都对此保持着警惕，似乎我善意的接近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工作多年大家似乎也毫无感情，有人转业走了，走便走了，都没有任何挽留和失落。每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每个人都在这个麻木的环境里持续地麻木下去。时间久了，我也就适应了这个环境，花开花落，宠辱不惊，人总是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下去的。

但是，我也发现有的科室不会这样，比如我楼下的一个技术室。那里以年轻人居多，彼此的关系都显得很融洽，他们室主任待人也很谦和热情，有时候上班能听到楼下办公室传来阵阵爽朗的笑声，吸引我不禁想过去看看他们在探讨什么有趣的内容。就连下班在食堂里吃饭也能碰到他们科室的人坐在一起，看到我便会热情地招呼一起过去坐。我想这才是比较健康的工作、同事关系吧。

我曾思考过为什么在同一个单位不同科室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现象呢，环境、制度都是一样的，人员的素质、学历也都差不多，会出现这样的差别或许跟部门的领导者有很大的关系。

每个人性格都有弱点，我也一样。要认清自己，才能认清别人，才能更好地和别人交往。所以，要学会去思考分析人，包括反思自己。

有人问我，工作这么多年，除了日复一日 boring 的日子外，难道就没有一点令人难忘值得回味的人或事情么。其实转业离开，最舍不得的就是单位里玩的一帮好兄弟，现在千里之外的家里，仍然时不时会和他们通话，询问近况，聊聊现状。

日久见人心，时间可以考验一切。岁月的流逝，可以剥去甜言蜜语伪装的外衣，可以看到繁华表象下的虚无，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寻到真正的朋友。感谢时光，感谢生活的磨砺，让我认识了哪些是好兄弟，哪些是“朋友”。

真正的朋友，不需要过多华而不实的言语去修饰，不需要虚无缥缈的哥们义气，不需要庸俗化的利益和交往，而是在你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对你。

真正的朋友，不需要每天从早到晚要腻歪在一起，不需要每天的吃吃喝喝，不需要上下班路上的勾肩搭背，而是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联系，那一天突然想起，不需要任何事情和理由，在电话里仍然可以毫无顾忌、海阔天空地扯上一个小时，没有任何隔阂与生分。

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刻意地去寻找无聊的话题，两个人在一起可以一句话也不说，彼此各忙各的而不会感觉一丝的尴尬。

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可以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聊人生、谈理想。

真正的朋友，不是看在需要的时候必须一定要帮忙，而是在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拒绝，

彼此也不会感到尴尬，不会对两人的关系有任何影响。

岁月短暂，白驹过隙，人生难得一知己，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失去了或许难再得。

极目远眺，单位四周是层峦叠嶂的群山，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黄色，即便在春季也难看到一丝绿意，冬季里远方的山顶的皑皑白雪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异常耀眼。单位就处在群山的怀抱之中，这里似乎是一块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的净土。夜晚我坐在空荡的草地上，抬头望着星空，四周的群山犹如铁桶壁一般围绕，我已然是一只井底之蛙。在刮风的时节，漫天黄尘，狂风夹带着来自漠北高原的味道席卷着这片土地，所过之处，留下的是无尽的苍凉和荒芜，正如我此时的心情。

远方，连绵不绝的群山中有一处不自然的凹陷，相传是汉武帝时期征服西域时令军队开凿的通道，通过这里可以通向一个非儒家文明所教化的世界，通过征服那片土地，武帝自己书写了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转业之后，我有充足的时间来反省自己，来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我喜欢散步，享受那晚饭后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通过散步可以将一天下来的压抑和烦躁沉淀在心灵的底处。下班后，我常沿着单位东边的一条小道，漫无目的地前行，有时在附近绕圈；有时走得很远，想要投入群山的怀抱，再也不出来。直到满天星斗挂上天空，我回到宿舍楼前的那片草地，看不到希望和奔头的生活令人感到窒息。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容易迷失自我，心灵需要在一个宁静角落自我反省、自我净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晚上的散步就不仅仅是身体的锻炼，更是心灵的修行，通过散步让自己的内心逐渐平静下来。

单位就像是一辆公交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每个人都只是这里的过客，到了站就该下车了，没到站的想下也下不了。回单位上班后第二年，我第一次萌生了倦意，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外出读研的缘故，我在工作满五年的时候未能评上职称，于是这年，我第二次参加职称评审。由于所在岗位比较边缘化，职称的名额极少，我一切条件均满足甚至超过中职称的要求，上下活动打点该出的米也出了，评职称的努力依然以折戟沉沙告终。在一个单位里，关系背景是第一生产力，或许会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那我只能说，很可惜我在这个单位工作这多年里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没有关系，即便花了也是打水漂，要是没花，那就是自己打水漂了。

那年底，我第一次打了报告。

第一次打报告自然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研刚毕业回来，是不可能就放我

走的。原本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只是想试一试，并向周围表明我不想干了。既然已经心生倦怠，那自然已经无心工作，接下来的几年，我个人感觉就是在混吃等死。这么说夸张了点，其实该干的工作还是会干好的，只是不复有当年的激情和干劲，有些非主要业务就应付了事拉倒，搞卫生也没那么上心了。

不仅仅是因为这工作让人厌倦无奈，而是我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在这个岗位上，干吐血了也干不出什么成绩，即便干了点成绩，领导也不认可，顶多年终总结时提一下“**同志表现不错”。所以，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所做的一切都是“然并卵”。这一切背后，原因很简单，因为没关系没背景。只要上头没人，就把你丢在这种边缘岗位混吃等死，不管你什么专业学历，有没有能力。一旦有人罩着，则立马调整到关键核心岗位上，调级晋职评职称，风生水起飞黄腾达。我也曾自己想办法去“拜访”过基地领导，领导也答应说给我调整调整，结果等到最后，另外一个关系户去了这个岗位。我去找领导问这情况，领导说他有人打招呼了，没办法了。

作为一个无关系无背景的屌丝，除了对自己冷笑外，还能怎么样呢，因为那些东西原本并不属于我，虽然最终没有得到，但我去努力争取了，也就不遗憾了吧。% t: G9 }& e& l* E
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单位里，靠关系背景能进步有前途，没关系背景的靠自己个人努力工作也能进步有前途，这样的环境还算是公平的了。可惜连这样的公平对我来说都是奢望。

所在科室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最短的干了三个月就走了，历年下来干的平均时间大约三年的样子。很多人分配过来后，干了几个月就开始琢磨着怎么离开，然后找到大关系的就调到其他单位去了，找到小关系的就换岗了，没啥关系的就闹转业、复员，折腾个几年也走了。这个岗位的设置就有问题，管理方式也有问题，谁刚来的时候不是满腔热血呢，包括我。长时间无聊冗长且看不到任何价值的“劳动”，不被人尊重的地位，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发展，这样的环境就真的很消磨人，用不了几个月时间，满腔热情和抱负被消磨殆尽，剩下的就是离开了。问题在哪里？这个岗位设置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因为就没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事情需要这么多人去做，更不需要高学历的人。胜任必要工作之外的多余的那些人只能从事一些无价值工作，比如清洁卫生之类。外表光鲜，学历显赫的背后是做着和自己身份价值不符的事情，如果把这身皮一脱，做的事情其实和社会上的清洁工、民工没区别。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高学历干部，每年都有不少硕博分配过来，可是真的需要吗。其实大部分工作，大专和本科就足以胜任，特别是基层的一些技术岗位，完全没必要安排技术干部，有经验的士官经过培训后完全可以胜任。高学历干部长期从事着和自己价值不符的工作，不出几年，专业就废了，价值也没了，变成混子。环境对高学历干部也有偏见，似乎领导总认为他们不安心于工作，总会要走，因此不予重视闲置不用，甚至给下马威看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真心希望即将开始的改革能改变这种状况。

要把这单位说的一无是处，一棍子打死也不对，单位里其实也有好部门，油水多升迁快受人重视，只不过这些部门和没被背景的屌丝们没有关系，都是留给关系户的。领导在安排进人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利益分配，看是什么背景的关系就照顾一下，至于什么专业学历能力之类的根本不是领导们安排人考虑的内容。就连转业也当做一种“福利”，优先照顾有门路的人。没背景的屌丝们发展的机会被剥夺殆尽，走投无路，既没前途没进步，又走不了。

说到搞关系，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搞关系并不可耻，哪里都要关系，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想要发展进步肯定得学会搞关系，请客送礼应酬什么的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自身没背景的情况下搞关系，很多时候就是“然并卵”了。见过不少兄弟酒喝了不少，米也空了，人也累得够呛，但啥也没得到。在一个单位要发展进步，有背景、搞关系、工作成绩三个是缺一不可的。

又是一个黄昏，我独自一人伫立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世界。窗外正笼罩在夕阳金黄的余晖下，显得那么和谐而安宁，整个城市又在迎接着黑夜的到来。建筑物在阳光的映射下反射出橙黄的光芒，彤红的天空中不时划过的鸟群在找寻自己的归宿。窗外是一个热闹的世界，但一窗之隔的办公室内是一个安静的世界，是我自己的世界。

远处，天与地的交界蒙胧中可以看见矗立着的群山。

天色逐渐暗淡下去，又一个夜晚即将来临。天空中再也看不见鸟群，它们已经回到温暖的巢穴中，准备度过漫长的黑夜。天与地的边缘逐渐变得模糊，远方逐渐闪起点点灯光。

窗外是一个寒冷的世界。

每天下班后，我都会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感受那片刻的安宁与自在。我喜欢这种感觉，无拘无束，没有压力。一个人的世界是安静的，惬意的，但也是孤独的。随着夜晚的到来，周围的一切都暗淡了下去，一种孤寂感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没有开灯，我在黑暗中注视着这个世界，黑暗是属于我的。

我来到这个城市，也许是生命中冥冥注定的一种缘分，我将在未来的十年将青春留在这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那些日子，也正是我刚大学毕业后的日子，我从一个城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

在科大的四年，也是在长沙的四年，生活了四年却要离开，多少有点感伤。舍不得在这个城市的生活，舍不得在科大的生活，更舍不得在科大的好兄弟。记得当年离开长沙的时候，我是留着泪去机场的。离别时候电话里和好兄弟说，我们过两年一定还回来，一定还在科大见，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随着毕业后的离开，一切都离开了，有些东西不是重新回到校园能找得回来的。

毕业以后，每个人生活的轨迹都不相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

生活毕竟是向前的，人不能总生活在过去中。

我想，转业后的我，也要继续勇敢地前行。

工作之余，时常烦恼自己的将来，年龄一年年大了，自己却还一无所有，工作生活前途.....杂乱无章，未来是一片迷茫。休假回家时遇到高中同学，我甚至不敢多言我的现状，打个招呼寒暄几句便匆匆离开。收到高中班级的同学聚会的邀请，我便婉言拒绝，推脱有事，是我不想去吗？我很想参加，但我真的没脸去。

好汉不提当年勇，虽然我不是好汉，但是也绝不提当年的高考，因为毫无意义。当年比我高考分低 200 分的人，现在的状况也比我好多。

杨平，高中时的好友，喜好看漫画，也因此成绩一塌糊涂，高考分数上了本省的一个大专，后来专升本，学习国贸专业，毕业后在广州从事 xiaoshou 工作，工作几年，经验丰富后，聘入一家公司任主管，现在自己经营一家公司。凭着自己的能力在广州买了房子和车子，没有啃老。

周进，一个班的同学，成绩平平，后来在省内读的一所二本，因工作不好找，回老家县城考了公务员，工作十年，现在已是环保局副局长。

陈智，因第一年没考上大学，复读一年，第二年考了个三本。大学毕业后和几个“中国合伙人”合伙创业，11 年公司上市。

.....

回到家乡，这样的人和事见得太多，刹那间，我恍如隔世。似乎我还是高中刚毕业时候的那个我，而周围的世界把我抛弃了。

如果在十年前，我或许无法想象，如今的我生活竟然是如此.....一团乱糟。当我回到家乡，遇到中学同学的时候，我猛然发觉，我居然和他们是同龄人。三十而立，而我立起了什么呢？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是工作多年，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甚至事业小有成就，明朗的前途和发展，培养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有属于自己的圈子，有安稳的家庭生活，有了自己的孩子。工作之余可以开着车子带老婆孩子一起外出游玩；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父母家，陪伴父母亲尽享天伦之乐；可以和一个圈子的朋友们一起喝酒 k 歌.....这才是生活，正常的生活。

而我，什么都没有，甚至前途和发展也是一片迷茫。为了调级晋职苦苦挣扎；为了评中职求爷爷告奶奶；为了考学而遭人白眼；为了转业倾囊而出，一文不名。我开始深深厌恶身上的这张皮，就像一层枷锁将我紧紧束缚，让我感觉到了深入骨髓的桎梏，没有一点成就感、荣誉感和尊严。

为上不能建功立业,为下不能承欢膝下,人生真的很失败。

细心的转友们发现了，帖子里有的章节没有，并不是因为写漏了，而是因为文章我事先在自己电脑里写好再转发到坛子里，有部分牵涉单位太过“写实”的内容我就不发出来了，纯当自己发发牢骚。有些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但写出来也未免过于耸人听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毕竟论坛是一个公共场所。在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我也不免时常犹豫，有时写好后又删除了。有的事情还是让它留在我的记忆里吧，毕竟我将自己的青春，人生最宝贵的阶段

留在了那里，忘不掉的，就埋起来。

这十五年的时间，并不是一场空，也是人生中的一段经历，所以不能不留下点什么，这是我写此文的初衷，只为自己过去的十五年留下点文字。虽说往事不堪回首，但是历史不能遗忘，回忆自己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将来，所写更接近回忆录的形式，然后摘取和转业相关部分发到坛子里。

转业之后，我第一次有这么富裕的时间来回首自己的过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三十多岁，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感觉转业之后，真正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虽然不早了，但还不算很晚。三十多岁，和自己的同龄人比，的确是有了很大的差距，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生活上。这个年龄的人，自己创业的，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从商经验和广阔的人脉资源，事业也已起步并蒸蒸日上地发展；做公务员的，现在基本上在正科级上下，混得好的到了副处，混的差的也是副科级了；做学术的，早已取得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有的甚至是教授了；就算事业一事无成的，起码也家庭幸福生活安稳小孩满地乱跑了。

而转业后的我，这一切都要从头再来，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归了零，生活要重新开始，业务要和刚参加工作的人一起重头开始学，级别要从科员开始爬，但我不能丧失了进取的勇气。人生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奋斗，只有奋斗才能前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何时，都要去勇敢地面对生活，不能懈怠。在此我想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迷惘、彷徨、失落的时候，常常以此来鼓励自己，不要放弃希望。

他曾经是我的一个同事，也是朋友，是个六零后，所以应该算是忘年交了。曾经和我一样在这单位里迷茫地度日，到四十多才离开，现在是西安某高校的教授博导。他曾开玩笑地说，年过不惑了才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虽然开始得有点晚，但是他的下半生必然会很精彩。人生的经历虽然曲折，但是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地奋斗和努力，也能到达和别人一样的高度。我和他聊天时，听他提及自己的过往，不得感慨万千，人生就像一个自己书写的故事。这位博导小的时候，因为家庭原因，并没有太多读书求学的机会，只读到了中专，中专毕业后在老家农村小学里当老师，后来又考了大专，大专毕业后在县城的一所初中任教，工作之余坚持自学，后来取得本科学历。在那个年代，能奋斗到这个层次已经很不错了，学历够高，中学老师也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如果他停止奋斗，可能人生就达到这个高度就停止了，现在仍然还是县城的一个中学老师。让我佩服的是，在三十多岁时，有勇气毅然辞去这个还不错的工作，在众人不解的目光里去读了硕士研究生。只是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了部队，在部队里蹉跎了十年的岁月，在这十年时间里，并没有因为环境而放弃希望和努力，依然利用点滴零碎时间继续自己的研究，发表SCI、EI论文十余篇，这点让我佩服不已，相比之下深感汗颜。后来就因为这些论文他转业得以进入高校，在四十余岁时考上了博士，博士毕业后因为科研和论文成果丰厚，评上了正高，此时已过知天命之年。五十多岁，多少人已经过上了准退休生活，上班喝茶打牌混混日子，而他仍然还在继续玩学术，带上了博士生。

人生需要奋斗，任何时候都不晚。

虽说第一次打报告之后，我开始了混日子模式，但只是对无聊无意义的工作而言的，正经的事情我仍然还是会去认真做好，虽然几乎没啥正儿八经的事。除工作之外，我也不想虚度时间把研究生所学荒废掉，在那位博导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开始整理研究生阶段所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和原来导师联系，告诉她我还在继续原课题的研究，导师很高兴，给我提供了不少资料，并关心我何时还回来读博。

此时离我硕博毕业已过去两年，所研究的课题更新进步很快，我得知国际上最新的研究进展，好在那位博导朋友不厌其烦，给我查阅了不少最新资料论文，然后通过 Email 发给我。感谢他们的帮助，我得以继续自己课题的研究和计算，我所做的课题有三个方面内容，包括理论推导计算、ANSYS 有限元分析模拟、实验。实验是没条件做了，但是理论计算和有限元模拟自己还是可以在电脑上进行的。研究生毕业时，课题已经有了一定深度的进展，我毕业之后导师将这课题交给一个博士生继续进行，我现在愿意继续研究，导师自然是十分高兴的，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指导。

经过两个月的不眠之夜，我重新整理了研究资料，并将课题做了更深入的分析 and 计算，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导师让我抓紧整理成文，给我推荐到某 SCI 收录期刊发表。半个多月后，初稿完成，期间导师帮我修改了几次。只是我现在在部队，有规定发表论文要经过单位保密审查，严禁有涉密内容发表，于是论文定稿后我开始等待单位的审查结果，一旦结果下来审查通过，我就可以发给杂志社了。

半个月后，突然某日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某领导要见我，我心里很纳闷，来这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和他打过交道，找我干嘛呢。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过去了，进办公室后，他非常热情，把我夸赞了一番，说我读研究生后水平能力大有长进，非常优秀什么的。寒暄完毕，他表明自己的意图，说是看到了我论文，写的不错。我心里想他能看的懂么。他说自己今年要评正高，但苦于没有一篇论文，希望我这篇论文能改成他的名字，并且要唯一作者，我和我导师的名字就不要写了。我心里一怔，来的路上我想他可能是不是要求要加个名字，这个我可以考虑，但是没想到他是这个要求。

我回答道：“这个事我要考虑一下，我还要问问交大那边”。

那位领导慢慢收敛了笑容，说：“你这论文还在保密审查，很有可能通不过了，我看就不要发表了吧！”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要问问我导师那边，毕竟是她指导的。”

领导说：“等你消息”。

消息自然是我回绝了那位领导的要求，说实话这事让我挺为难，拒绝他就得罪了他，不拒绝又对不起我导师，但想来想去我最终还是没答应他。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保密审查未通过，不同意我发表论文。

但我并没有放弃，我绕过单位，让导师那边帮我投给了杂志社。论文见刊后，那位领导

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非常生气，电话给室主任发牢骚，有关部门也找我谈话，说我工作不行了要注意，不然就处分了，后来又安排我下基层“锻炼”了一段时间，好在室主任需要人干活，又把我要了回来。那年我评职称又没戏了，总之，这事情给我发展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前途算是毁了，不过本来也没啥“前途”。

事后，知道内情的一个朋友笑我傻，说我憨，不就一篇论文吗，送给他得了，大家都好相安无事。这我何尝不知，只是我不想对不起自己的导师。

“论文事件”后不久，在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我有幸到某集团军某装甲旅进行数月的代职锻炼。因为该 BD 条件过于艰苦，很多人都推脱不愿意过来，然而单位每年又有锻炼任务，今年很自然就轮到我了。为什么说“有幸”呢？其实入伍十余年，一直在技术岗位，深感愧对于这身军装，觉得自己不是个货真价实的军人，刚好这次“锻炼”给我一个感受 YZBD 生活，近距离接触战士的机会。

坐了 20 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和长途汽车，我终于抵达了该旅所在地，在一个南方偏僻的大山坳里，交通极不方便，从最近的乡镇到部队有大约四五十公里的盘山公路，道路很窄，且年久失修。沿路而上，海拔逐渐升高，到达半山腰某处，视野豁然开朗，这是群山之间的一片洼地，该旅就在块地上，仿佛装在一个由大山形成的杯子里。从山上往下望去，是层层叠叠的梯田，到处是明艳的绿色，好似置身于世外桃源一般。

到旅里报到后，通知我安排在某坦克营锻炼，挂职技术员。后来才发现，其实成天也没啥正经事干，坦克装甲车有啥问题一般都是几个老士官上，有个五级士官，号称“铁甲神医”，什么问题用耳朵一听便知。这方便的技术我自然是一窍不通了，既然过来锻炼就跟着人家好好学学，初来乍到对周围环境还是很有新鲜感的。

战士们将一间闲置的仓库清理了一下，算做我的住处，我将东西整理好后便去找该营营长见面。营长年龄不详，是个个子不高，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见到我后便问，吸不吸烟？我看到他桌上放着盒软中华，说道：“没吸烟，谢谢。”随后他便不再说话，我感觉略有尴尬，以后才知道这位营长性格很内向，看到我他似乎还有点不自然地紧张。教导员倒是比较热情，给我介绍了一下情况，说了说往年代职的要求，然后叫来了下属一个连的连长和指导员，让我跟着他们。陆连长长得高高瘦瘦，皮肤黝黑，给人一种精干的感觉，他和指导员年龄差不多，都在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后来接触中感觉到这位连长其实蛮有水平的，无论是带训练还是口才，都应该是在团级领导岗位上才合适，干了这么多年连长实在是太屈才了。他给我说，今年想多请点假回去，多接触接触社会，打算年底转业了。谈到这个话题，我们还是蛮有共同语言，聊过之后才知道在 YZBD 转业是很难的。

都说装甲兵的伙食标准很高，其实我发现压根就没标准。这里每个营都有食堂，排长和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连以上有开小灶，我不清楚是吃啥。早晨全部是清一色的清水面，自己撒点盐巴咸菜，就这么吃；中午是吃米饭，一大盆辣白菜，还有南瓜汤；晚上菜也差不多，有时候稍好点，多个油炸带鱼，算是荤菜了。锻炼是有好处的，等我回单位后，发现

基地食堂里吃的简直就是满汉全席。这里一天的伙食标准据说有 30 元，我不知道吃到口中能有多少。

正常早饭后就是训练，考虑到保密我就不详细说了，就是到训练场分班分组进行科目训练，每天都差不多，忙里偷闲可以在坦克发动机盖上睡一会。下午都是到菜地里干农活，插秧浇大粪，锄地之类。一天的时间分配上亦兵亦农兵农合一，让我想起朱元璋皇帝的豪言“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有点这个意思。

物质上的艰苦就不说了，精神上也是贫乏的。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信息来源就是报纸和每晚的新闻联播，手机信号极差，只收到 2g 网络，而且智能手机是禁用的。战士闲暇时就打火机在草地上烧蚂蚁玩，居然也能很开心。记得有一回外出拉练训练，大部队举着大旗高歌前进，正走着，前方遇到老百姓赶着自家的鸭子就跑，大喊“当兵的来了，快跑啊！”我听了心里蛮不舒服，怎么感觉跟当土匪似的。后来才知道，由于“后勤补给”是有点问题的，部分战士有偷窃老百姓家的行为，其实也没啥财物，就是鸡鸭水果之类。这让我想起了，如果一个部队后勤补给不到位，军纪败坏是必然的，就像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军队完全没后勤补给，纯靠“以战养战”，其结果就是变成强盗土匪。

锻炼的时间不算长，就几个月，这里的生活经历还是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相比之下，原单位无论怎样，至少生活条件还是会好点。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尊重、自我实现五类。其中，最基础的就是生理需求，包括食物、水、睡眠、性等。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真心感觉自己的需求降低到了最低层次，就在生理需求的边缘徘徊。每天大脑意识都被一种饥饿感所占据，早饭吃完就等着午饭，午饭吃完就等晚饭，晚饭吃完再等第二天早饭……。虽说饭菜难以下咽，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也什么都不讲究了，只要咬得动的就吃，因为没有油的缘故，所吃饭菜很不经消化，吃的时候很饱，不消一会就饿了。记得那时候洗碗从来不用洗洁精什么的，直接用水一冲就干净了。除了食堂能有食物外，另外还有个军服社有卖点方便面，东西死贵，价格是外面的两三倍。有老兵趁训练的空当，从墙下方的小洞里爬出去，去偷老百姓的水果、玉米棒子什么的，我一开始还很不耻这种行为，后来训练时饿得发慌，大家都吃，别人分我一个梨我也就吃了。道德就是这么沦丧的，在生理需求未满足的情况下也就没有了道德感，这种感觉是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当一个人每天徘徊在饥饿边缘，每天满脑子考虑的就是吃什么的时候，自然更高层次的需求“情感、尊重、自我实现”都是空中楼阁，都是奢侈品。理想早已被抛弃到九霄云外，在这里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什么理想了，难怪说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智商会下降，因为每天你需要应对的、考虑的都是最低层次的需求。古代那些有思想的哲学家大概应该都是有钱有闲的人，成天不愁吃穿，吃饱了没事干，就琢磨世界琢磨宇宙思考人生什么的，倘若饭都吃不饱，哪有精力想这些虚无缥缈的玩意。

这么一分析，在我单位里，第一二需求层次还是能满足的，还是知足常乐吧，更高的需求不现实，咱也不强求了。

代职的时间不长，就几个月，然而就这几个月我仿佛过了有几年的时间，因为日子乏味且无聊，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但是在过完了以后又感觉这几个月像是做梦一般快，啥事还没干呢代职就结束了。其实代职时间还未到，我早一些时候就先回来了，因为我走了以后室主任找不到人干活，于是便让单位通知我先回来。这个科室还真是留不住人，几年来下转业的转业，复员的复员，调动的调动，剩下的还有不上班的，室主任快成光杆司令了。

我回单位后发生了几件事情。首先，我休了三周的假，回老家结婚了。古人说“成家立业”，既然目前不能立业，那就先成家吧，只不过这样就开始了我异地千里的分居生活。其次，室主任调离了现在岗位，安排去“&*@#资料室”任主任了，成了正儿八经的光杆司令，那科室就一个人。关于这事儿有一些传言，据说是某晚室主任手气太好，玩gamble把二号兜掏空了，玩得正在兴头上，浑然不知对方已颜面不保脸色大变，于是接下来就悲催了。不过也有人说是二号发现了室主任技术高超手气脚气过人吉星高照吉人天相，出于惜才爱才之心将其调至离自己办公室近的地方，方便随时切磋技艺。反正各种说法都有，随便怎么琢磨吧，上面的事我等草民看不明白看不真切。后来科室又调来一位女同志，不过来报个到后就再没看见她了，后来才知道来的时候已经身怀六甲，为了安胎保胎培育革命下一代才调进我们科室。时间一久我都忘了办公室有她了，又过了近两年后才看到她再来办公室，请我们吃她儿子的周岁酒。那年底我又一次想打报告，去找新来的室主任谈了想法，新主任耐心地劝我，今年部门就2个名额，都有关系户占了，我如果不找人不花米报告打了也是白搭，还不如省省吧，明年再说。其实他是新到岗位，啥工作也不清楚，需要一个老同志帮他打理打理。我再三考虑，那年我便没打报告，反正也竞争不过别人。

佛曰，放下即拥有。放下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将来，而回忆是为了能更好地放下。回忆的过程不免令人痛苦，因为会回想起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过往，只是将不堪回首的往事深埋于记忆的底处。经历已经将各个阶段的回忆层层封埋，回忆的过程正是将这一层层封土掘开，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下滑的沙土将要将我吞噬、掩埋，仿佛要被记忆的漩涡所淹没。

我们是应该要提倡善良，善待他人，诚信做事。但是，有时候自己的善良却会经常变成别人冒犯的垫脚石，因为你的善良而开始肆无忌惮地凌辱，好像面对你的善意使得他心里充满着无限的优越感。逼得你不得不将自己的本来面目掩藏起来，刻意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去面对这个世界，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或许，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若不戴面具，则将自己的内心赤裸裸地展现在他人面前，让人观望、把玩、亵渎得体无完肤，深感切肤之痛后，才知道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面具，也将自己伪装保护起来。伪装会让自己变得虚伪，会让自己很累，但这是在虚伪的世界里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虽说我很不愿意这样，但终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自己所讨厌的那种人。

某天早上，我仍然早早到了办公室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我坐在我那熟悉的办公桌前，那是一个靠窗的位子，我喜欢累了的时候看看窗外的风景，望着远方的大山。只是这天早上我却打不开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都锁上了，我正疑惑之时，室主任走了进来，告诉我办公室来了位新同志，是我所熟悉的人，就是和我同一年分配过来的工作的至林。领导特地关照过，准备安排他过来接副主任的，先在这里培养培养。主任还告诉我他看中了窗边的位子，我就让一让吧，说完，示意了一下门边的那张桌子才是我的。没等我缓过神来，谈话间，至林过来上班了，我看到他便打招呼道：“至林，多年没见，你博士都毕业了。”至林朝室主任点头示意微微一笑，然后便坐在窗边的位子上。“小万”至林朝我瞅一下，“你还是硕士啊？”那语气俨然已经成了我领导一般，一大早心中的不快现在又加重了一点。“是啊，读博又不批准我，就这样了”我说道。至林抿了一口茶，说：“那就踏踏实实好好干吧。”然后拿杯口朝我晃晃，示意我该倒开水了。我坐在自己位子上，装做没看到，于是他便没再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伯父是某师副师长，和基地几个领导都是战友，一工作就让读研然后读博一路绿灯，脱产读书期间调级调衔评职称从没耽误，博士一毕业就准备安排个副主任了。我心想，这有背景的就是好混，自愧弗如啊，反正奔着转业去了，也不和他比了。

至林在很多细节方面，都非常讲究。科室里现在就六个人，除了正副主任外有4人，但就这几个人也是讲究论资排辈地位高低的，比如开会和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很自觉地按自己的位置坐好，通常主任坐中间，副主任在主任左边，另一个支委委员坐右边，接下来也是一左一右地坐下去，和政治局常委开大会排座位是一样一样的。至林来了后，便很“自觉”地坐在我的前方。部长到室里来检查的时候，我们都站在办公室楼道里迎接，当部长走近，至林猛然冲到我前方，用臀部将我往后挤了挤，然后弯腰40°，伸出双手要和部长握手，部长和室主任握了手，说办公室卫生要搞一搞，说完走了，至林尴尬地将手缩回去，“嘿嘿”笑了笑，然后将我往仓库的方向推，说：“小万，还不赶紧去把扫帚拖把拿出来？”我站在原地没动，看了他一眼，然后看了看室主任，室主任发话了：“大家都去仓库吧，赶紧搞卫生。”

某日早上，至林坐在我曾经的位子上，悠然地抽着烟，每一口烟都要在他肺里酝酿许久才喷出，好像不是在吸烟而是在品味着这个美好的清晨。“小万，”志林深吸一口，然后缓缓呼出，“你怎么不转业啊？换做我是你这样子，早走人了，就是回老家县城也比在这好。”我苦笑一下：“转业这种好事哪里轮得到我啊，一堆人排着队呢。”至林望着我，没有说话，呼出一股烟喷到我面前，然后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

慢慢地，我发觉至林对我似乎稍微热情了起来，路上会主动和我打招呼，我有点不适应这种变化，难不成他良心发现了？我正在感到疑惑、忐忑且略感欣慰的时候，志林说请我吃饭，我说不必了，他说一定要的，过来当同事这么久还没有和我聚聚。盛情难却之下，我于是同意了。说是请吃饭，其实也就是在食堂里点炒了几个小菜，开两瓶啤酒，全部也就

40 几元钱吧。吃饭间，他和我提到室主任的儿子。主任的儿子约 18 上下，不学好，学习奇差无比，高中时曾经被中学开除过，后来不知道转学到哪里读书，今年的高考也不知道考了几分，更不知道去哪里读书，室主任从来不肯说。志林神秘兮兮地凑近我：“你知道他儿子去哪了吗？”我摇摇头：“这个我哪里知道，他从来谁都不说。”志林一口酒下肚，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我老婆和他家一亲戚是同事，听说他儿子去了黄河学院下面的那个三本。”我一听，皱着眉头说：“怎么去那了，读个好点的大专也比那强啊。”至林说：“那可不，听说还花了不少钱。”然后冲我似笑非笑了一下。饭毕，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至林对我说：“过几天要测评了，拜托一下。”我想这才是他请吃饭的真实目的吧，不过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还是答应他没问题。

一周后，至林的测评顺利通过，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副主任的“宝座”，不过这都是内定的事情了，和公开测评没多大关系，只不过领导需要一块“民主”的遮羞布而已。换办公室那天，至林翘着二郎腿，坐在新的办公室里，门上“副主任”三个字擦得澄亮，办公室里烟雾缭绕，至林熟练地往新烟灰缸里弹了弹，然后喊道：“小万，过来，去领一个新的扫帚和拖把，把我办公室卫生搞一搞。”我说：“秘书昨天不是帮你搞过了吗？”“叫你搞你就搞一下！”他将烟头往烟灰缸一摞，然后出去了。

过了一阵子，单位里开始盛传室主任的儿子去了野鸡大学，而且还是我传出来的。难怪我这几天看到主任给他打招呼都不理我，原来是这个原因，真是冤枉啊。除了那天听至林给我说了我就忘了这事，怎么可能到处传八卦呢。走在楼道里，遇到至林，他不自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迅速地将目光闪开。我想或许我心里的猜测是真的，只是不理解他干嘛这样对付我，我对他的发展又不构成威胁。后来，我明白有一种人是“食肉动物”，就是喜欢斗人整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也，对他没威胁的人也要整一整，整趴下了就俯首帖耳了。估计至林就是这种心态。不过这事也给我一个教训，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谨慎，稍不留神就会被人圈套了，人心叵测不能不防。有的事情不能说，话说出来要三思。比如：自己的隐私；自己的计划打算；别人的隐私；别人的闲话等，这些东西千万不能说。万一别人在说，自己听一听也就算了，也别搭话，一旦搭话了就陷进去了。

张至林既已荣升副主任一职，那自然也得有所表示表示，于是他宴请科室的同事还有几个朋友在基地门口的“东北人家”土菜馆小聚。聚会以感谢大家为名，但主角自然只有室主任和张至林副主任两人。桌上座位的排序大家很自觉地按顺序坐好，室主任在中间，至林在左边，支委委员在右边，一个副高工在至林左边，就这样一左一右排序坐好，我和一个校友学弟张深坐在上菜的位置。

饭局开始，室主任开始发话：“小伙子有前途，年轻人好好干，我老了，再混俩年就准备调到清闲的岗位上了。”说完有深意地看着张副主任，至林搭话：“主任是前辈，您怎么能走呢，您要是离开了我们研究室怎么办，大家有要您多指导指导。”主任哼哼一笑，说：“年轻人还要锻炼，这两年你好好多学学。”至林赶忙敬一杯酒：“那要主任多带带。”

说完一盅白酒一口喝完。室主任也一口干了，然后说道：“你伯父酒量真好，上回过来我也在场，副政委都喝倒下了，你酒量也不错。小张很优秀，干工作也是一把好手，今后还是应该提拔到机关去，在我们技术岗位委屈了。”主任又问：“小张哪年来工作的？”至林说：“04，和小万同一年来的。”主任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我心想，要是我有这么一个伯父，我也能这样”优秀“。

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喝下了半瓶老白干，主任继续说：“我年底就要调技7了，知道什么是技七吗，副师级，放到地方上就是副厅级...”“主任和副市长是一个级别的。”我搭话道。说完，主任脸上表情似乎凝固住了，酒桌上气氛顿时变得凝重。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拍到马腿上去。至林狠狠盯了我一眼，向主任敬上一杯酒，说：“主任和市长是一个级别的，论年龄、资历，副市长怎么能比得了，市里那个洪副市长说起来还是主任在铁道学院的学弟呢。”主任脸上又绽放出一丝笑容：“哈哈，当年他刚来这里工作的时候，还是找的我，在我宿舍里住了一个月呢。”大家一听，纷纷赶忙敬酒，“主任是市里的元老啊”，“主任真是德高望重”，“主任多多关照”。室主任笑的满面红光，将头高高昂起，张开嘴，很潇洒地将一杯酒全部倒进嘴里。喝罢，夹起一块五花肉往嘴里一丢，说：“差不多了，喝多了喝多了。今晚还要给siling写一个材料...你们看他在主席台上眉飞色舞的，其实稿子都是我..写的...”至林接茬：“难怪黎siling每次讲话都那么有水平，原来都是主任写的啊。”“主任真是屈才了，早该到副siling的位子上。”张深搭话道。气氛顿时又沉寂下来，有我刚才那么一出，张深很尴尬地低下了头，扒了几口菜。志林赶忙圆场：“论水平和能力，主任早该当上siling了，主要是主任比较谦虚，把位子让了，扎根基层钻研技术...”说完两人又喝了一杯。有刚才那两出状况，我和张深都很尴尬，埋头吃饭。饭毕，至林拉上邹健陪室主任搓麻去了。

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待久了，容易变成井底之蛙，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利益舍命相争，全然不知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在离开原来单位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原来的一些人和事，有时会感到可笑，笑自己笑他人，大家都是在井底的那只蛙，只不过我跳出来了，而有人还继续在仰望着那片小小的天空。

那年底，我再次打了报告，领导没有任何挽留我的意思，只是给我说，想走的人多，竞争很激烈，我要做做工作。我摸着我那干瘪的钱包，心想豁出去吧，只要能离开，什么我都不要了。

单位有两个女同志，常年没见到过人，只听说怀孕在家生娃请了产假，一请两三年，尔后人便不知所踪，偶尔发东西时会出现一下，让人偶尔会回忆起来原来这姐挺面熟。今年这两位娃娃都已经顺利上了幼儿园，基本完成奶小孩的光荣伟大母亲的任务，可以重出江湖再创辉煌，到社会上宏图大展，于是便打报告转业了。

我和那两位姐，三个人，一个转业名额。我感到绝望，我觉得我没任何优势可言，那两位都是能和基地领导攀亲拉戚的，我不过一个屌丝而已，能做的就是倾囊而出，死而后已。

重金之下，必有活路。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从刘邦白登之围开始验证了千年。

单位将我和那两位神仙姐姐都报了上去，让我看到了一丝曙光。

接下来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去年这个年是怎么过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手里一直都揣着手机，每隔5分钟就拿起来刷新一下论坛，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后来干部干事给我电话，说我走不了了，今年的规定是研究生不满5年，不得转业。我刚看到的一丝希望，瞬间灰飞烟灭，整个人面如死灰，精神恍惚，感觉被这个无情的世界残酷地抛弃了。

我不能坐以待毙，在死之前，我得做点什么。在举国同欢普天同庆的日子里

... ..

3月初，我接到电话，告诉我转业批准了。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正在马路边，瞬间我泪流满面，那种心情是匆匆走过的路人所不能理解的，大概只有听到大赦的死刑犯才能体会到我的心境，那是一种绝望后的重生。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打包整理东西，整理完后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其实一无所有，除了物流回家的两包衣物，自己身边就只有一个箱子和一个包，箱子里装着自己收藏的一些书，包里装的是要穿的衣物。

十余年前，高考刚结束的时候，我大概无法想象我十余年后竟然是这般样子，但现实确实是如此。

记得当年读高中时，写过一篇作文，叫十五年后的我。有的人写自己成了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探索着未知世界；有的人写自己成了老板，管理着手下员工和企业；有的人写自己.....我不记得我写自己成了什么，但绝对不会是现实中的样子，或许这就是人生吧，令人无奈而可笑。

两天后，我拖着箱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单位的大门。

至今记得，离开单位那天的情景，初春的清晨，寒风已然寒冽，在这北国依然没有感受到一丝春意，有的还是寒冬的尾声，在凛冽的寒风中，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单位的大门。在单位大门口，遇到一位kd的学弟，他比我晚一年到这里工作，今年正好是第十年，和我一样的迷茫和无助。他问我离开时的心情，是否有一丝的留恋和不舍。我苦笑地摇了摇头，说这个真没有，走出这道大门好似走出的是一座监狱的高墙。

其实，说不留恋是假的。时至今日，我还是有东西不能够放下，只是留恋的东西绝不是军队和这个单位，而是我这十几年在单位里耗去的青春以及在这里认识的好朋友好兄弟，转业令我最最遗憾的就是和一帮兄弟说再见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以往听这句话时，也就听听而已，在部队多年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多年，也结识了不少朋友，只是这些人脉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今年一帮朋友兄弟在一起喝酒，明年还不知道有谁还会在，今年走一个明天走一个，大家都只是一辆车上的乘客而已，到站了就下车了，然后又有新人上车，年复一年，今年轮到我

下车了。

走的前几天，几乎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中渡过，一位前几年转业到外地的兄弟知道我的情况后，专程赶过来请我吃了个饭，向我表示祝贺，说我的大生才刚刚开始。刹 那间，我竟无言以对，是的，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是.....我的年龄.....已经把我的人生远远地抛下了。

这个每个转业军人的痛处，年龄越大感觉越强烈。

坐在回家乡的列车上，我一路侧着头望着窗外，窗外飞速掠过的建筑和树木使我感觉到似乎是在时光隧道里穿梭，十几年的“沧桑”后，我又回到高中毕业时的那个原点，一切都好似在做梦，唯一回不去的，是我的年龄。

其实在走出单位大门的时候，我很想回望一眼，想再看一眼这个吞噬了我的青春的地方是怎样的，但是我不敢，生怕一回头又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我卷吸进去，因为这多年来为了离开这地方做了太多太多的努力，数度从满怀希望中陨落，然后又从绝望中觉醒。人生经不起太多这样的折腾，人生需要的是奋斗，或许有人认为折腾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但这只是适度的，太多了就容易将奋斗的希望之树扼杀在萌芽中。

这几年的时间精力几乎都用来折腾转业了，剩下的用来应付一下工作，其他的什么理想、信念、价值、前途、奋斗...早已灰飞烟灭，因为那是上层建筑，在人生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不会考虑。这心境是在大院校、大机关里前途无量、风生水起的同志们是体会不到的，在基层、野战、偏远艰苦地方的兄弟应该很能感同身受吧。

一个人的事业要有所建树，职业规划很重要。大学里选择一个合适的专业，毕业后选择一条合适自己的路，经过几年的奋斗和积累，5年光景就已经不太一样了，10年可能事业小有成就了，15年可能已经事业有成。比如在我现在这个年龄，如果规划好点的路走得顺利的，从事科研学术的，现在早已博士毕业，副教授已经评上，可能有的已经是教授了，已经发表了若干有学术影响力的论文；从政的，现在混得差点的是副科级，好点的有正科甚至副处级的；从商的，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好点的现在已经把自己的公司做大了；在公司上班的，现在已经是职业经理人，混得好点的已经是部门主管、经理。我转业了，一切归零，从头开始，原先部队里的都是白干。

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思绪万千，奔驰向前的列车，抛下的是我的过去，我和部队，和我曾经的生活说再见了，新到来的会是怎样，我不得而知，至少我会重新来过，会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可以从头再来。

一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

自己在决定转业的时候，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包括家里人。甚至有人说了很多类似“心灵鸡汤”的话，比如“从军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既然选择了，就要勇敢地走下去”，“你在这个环境里混得不好，说明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你不改变自己，到哪里都混得不好”.....很多。我对这些说法，不置可否，其实心里是很不认可这些看似振振有辞的说

法。难道当初因为年少无知、一时糊涂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现在就不能改变了吗，要沿着错误的路一错到底吗？难道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就毫无影响，问题都出在个人身上吗？

我承认我在部队发展的不好，有我个人的因素，但是，很重要的一点，部队给人发展的余地和空间太小，一旦不适合，你自己没得选择，也很难离开；而社会毕竟是一个大的舞台，每个人总归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子。

比如，地方大学毕业生在面临毕业的时候，可以有很多选择，可以读研，可以工作，可以考公务员，可以出国，可以自己创业，总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但是军校毕业生，就没什么选择的机会，如果没关系门路读不了研，那只有被分配，而且连能分配去哪里自己都决定不了，万一分配到自己不适合的岗位，不找关系也很难调整，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每年多少 kd 毕业生，本来适合搞科研学术的，分到野战，然后就废掉了，自己个人前途耽误了，对野战部队而言，也是得到一个不能胜任工作，成天闹转业的刺头。选择转业，并不是逃避，而是看到环境不适合自己发展时，能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随着列车的飞驰，我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近了。车窗外的景色逐渐地发生着变化，从一望无际的平原，逐渐地看到山峦起伏；从漫天黄尘，到绿意盎然的山头。南方的初春，新绿的嫩芽已经串上树梢，还有那常绿乔木，无不在展现着这片土地的生机和活力。常年在北方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色，让我倍感亲切。然而，我心中并没有太多兴奋，而是有一丝的焦虑。

如果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这才值得高兴和骄傲，而我却感觉自己是灰溜溜地回到家乡。脑子中不下千遍地重复了有人可能问及的问题，比如“你怎么回来了？不在部队干了？”，“你今年转业了？”，“你为啥转业”，“转业了去哪个单位啊”....之类的话，一路上在思索如何应对回答。当年高考离开的时候，那也是风风光光地承载了亲戚朋友们的殷切期望，奔赴新的战场的。十几年过去，一事无成一无所有地回到家乡，见到当年给我临别赠语“苟富贵，勿相忘”的人，我将何颜以对。

或许是我想多了，可能根本没人会那么关注我。当年一起长大的小伙伴，现在都在北上广深，留在家乡没几个人了。即便真的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那我就“走自己的路，让说的人去死吧”！

回到家乡，第一件事情，便是听说当年和我一起报军校的林昆，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头提到的那位读了二 P 工程的同学，他今年也转业了。

林昆，好一个即熟悉又陌生，即亲切又遥远的名字。十几年了，我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他在我心中的印象一直定格在 2000 年的那个夏天，至此之后便杳无音讯。当年，班上只有我和他报考了军校，不知这十几年下来，他混得如何？我混的怎样，自己太清楚，就不需要提了。高中时，他是学习委员兼体育委员，也是很优秀的人，高考分数只比我低 2 分。他家在农村，经济条件很不好，高中时候就边工边读，一边上学，一边在

学校图书馆帮忙，一个月也能赚下伙食费。报志愿时看到军校不要学费，就心动了，虽然报考的初衷和我不一样，但是以我们两的这个高考分数，都很顺利就被录取了。现在除了惋惜自己外，也在为他感到不值，以他的分数，考个同济、东大、北理工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或许他走过的路就会和现在大不相同。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凑巧，一个决定会影响一辈子的路。

人生重在选择，努力倒是其次。走错了路，越努力越是南辕北辙。

虽然我十多年没他的音信，不知道他混的怎样，结合自己的经历以及听说他今年也转业了，综合判断，混得不会比我好哪里去。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要到了他的手机号码。

拨通电话后，那头传来了十几年未曾听见的声音，不过这声音和说话方式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让我感觉到，没错，这就是林昆，这家伙还活着。听着十几年没听见的声音确实会让人产生出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所不同的是，他的思维似乎远没有以前那么活跃，反应比我印象中要慢许多，不过我更宁愿相信这是长期未联系的陌生感造成的，而并非他本人如此。

电话中，他告诉我他今年转业了，现在已经回到老家农村等待安置。得知我也转业后，他显得比较兴奋，说转了好，今年能走不容易，他也是熬了好几年才走成了。电话中，他简单和我聊了这多年的经历：当年报考2p，其实考虑并不成熟，仅仅因为家里经济状况希望读军校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第一志愿报了同济，如果不是经济因素，他没想报军校。即便报考后，也只是出于试一试看，没想到之后的体检、面试竟一路绿灯，顺利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立马沉浸在幸福、喜悦的心情中，村子里面是杀猪宰羊，鞭炮从村头放到村尾，连平时作威作福惯的村主任都来道贺了。那些年村子里面一年也难出一个大学生，他这一下子是光宗耀祖了，而对于上军校是干嘛的，以后会怎样，他毫无概念，也没想法。到xian路途遥远，为了节省路费，他四年里只回家了两趟，而且是来去匆匆，我说怎么从没见过他。四年军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北一个大山旮旯里，描述的环境还不如我原来的单位，至少我原单位离市区还近点，他那差不多算是与世隔绝。在这种环境里待个十余年，再聪明的人也变呆了，思维方式严重落伍，语言表达与社会格格不入，回来后周围有人像看freak一样看着他。他所言的此种心情，别人可能未必理解，但是我很感同身受，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多年没联系，这电话一打就是40多分钟，完了，我问他加个微信，他说微信是什么？从没用过，现在用的还是老诺基亚功能机。

夜晚，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窗外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让我找回了十年前的感觉，此情此景有何其相似。十年前的那个晚上，下班后我并没有回去，而是自己一人坐在办公室里，享受那片刻的安详与宁静。在纷纷扰扰的尘世中，人容易在浮躁中迷失了自我，所以需要独处，来反思、审视自己的过去，思索自己的将来。

无论过去的十五年过得多么痛苦、压抑、迷惘，这一切都已然成为了过去时。十五年的时间，

在整个人生长河中并不算长，但也绝对不短。十五年的时光可以影响一个人半辈子的人生轨迹，更何况这本应是人生最美好的十五年。但是，在经历完后，却又感觉这十五过得是如此的迅速，没有留下一点什么，甚至连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没有留下。或许是因为空白，所以感觉时光如梭。我努力地紧闭双眼，转动大脑，将思维穿越，想要找到点什么，但又一无所获。

年龄的增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事无成。

比如，假如我现在已经是教授了，那还可以说我还很年轻。但是，现在的我真的感觉到年龄的压力，不知不觉间，时间就流逝了，时间的力量真的很可怕。我要努力，需要付出比别人大的多的代价。

在部队的时候，我时常在想，人吃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种经历、体验，是为了能更好滴面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还是仅仅只是为了吃苦？吃苦是一种经历和体验，目的应该是为了能更好滴走自己今后的路，这是人生的一种规划，为了增强自己应对挫折的能力。但是，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吃苦而吃苦，那是不是有一种被虐狂味道？

我不怕吃苦，也不怕牺牲和奉献，但只是希望能看到吃苦就有所收获，牺牲和奉献得有所价值。而不是像垃圾一样，被人扫进垃圾堆，或是进了狗肚子，因为这是拿我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换来的。不为功名利禄，至少也要能有所得，有所收获，在回忆自己的过往时，不为碌碌无为、一事无成、虚度光阴而悔恨。在回忆中能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这样的牺牲和奉献才是有意义的。别人不对我们的命运负责，但是我们得为自己负责，所以要离开部队，不为别的，只为了心中所珍视的价值，不被人轻易地抹杀。

其实写到这里，很想将自己的帖子画上一个句号，但又有太多的话想说，不知如何去收尾。转业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转业之路的前方并没有尽头，军转是我们一辈子的名片。

“转业之路”这个帖子更多的是写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而非具体的转业经历。一些隐藏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平时无法和任何人说出，于是整理成文字发在坛子里，感谢有众多转友的支持。有赞的，有喷的，这个才正常，如果是一边倒地捧场，我反而心里不安起来，开始为军队而担忧，毕竟本帖分享的并非是很正能量的东西，也只敢以匿名的方式在网上发发牢骚。

自己曾经意气风发过、壮志雄心过、努力过、拼搏过、奋斗过，也曾怀疑过、困惑过、失望过、迷惘过、绝望过，但无论怎样，不能放弃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生活要向前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工作和生活中或许还有更多的挫折要去面对，部队只是一场经历，这场经历中了解了、学会了很多很多，没有经历过的可能不能理解。

想起自己读大学的时候，一位学员闹退学，不知他内心是什么想法，其实我当时对他充满了蔑视和鄙夷。我也是身受正统教育多年的人，不然当初也不会满腔热血报考军校投身部队，没有任何个人名利、经济利益、关系户方面的因素，入伍动机相当纯正。作为班长，

我当然不能把内心的看不起表现出来，而是苦口婆心地配合 教导员做思想工作，正面教导，耐心教育。其实想起来现在我都觉得可笑。

想起自己刚工作的时候，一位西交的博士在铲雪的时候，把铁锹用力一摔，满口牢骚，要打报告退伍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不屑，心想这样不愿意牺牲奉献，精神境界狭隘，政治觉悟不高的人怎么也混入部队了？这种人即便是博士也是废品，在部队吃点苦就受不了，书读的再多有什么用。

其实，想法是会慢慢改变的。

我也不知我是什么时候，如何发生变化的。或许发生变化的原因已经写在前面了，或许可能还有一些不方便写出来的经历导致的。当你在风雨中训练的时候，有人在 寝室里休息；当你炎炎夏日在站岗执勤的时候，有人在办公室吹空调；当你在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时候，有人连班都不上；当你累死累活工作的时候，有人在泡妞旅 游；最后你依然一无所有，但“有人”已经提前晋职晋衔评职称嘉奖优秀三等功了。不知到最后心里还能坚守当初的那份信念和价值不动摇，至少我做不到，选择了 退出，因为我是个俗人，不是圣人，做得到的 人可以尽情地鄙视我。

或许我的想法很狭隘，但这就是我变化后的想法，一个真实的想法。